

目 录

第一章 四面临敌

决战金山 / 002

兵败铁门 / 014

北庭大捷 / 017

弼马温威震河源 / 023

何以号令西域 / 027

不兴边功? / 034

第二章 三方四角

稀泥和不得 / 042

初战小勃律 / 047

雪域疑云 / 051

苏禄之死 / 068

第三章 好战必亡

- 黑黄分明 / 086
- 雪域之公主疑云 / 091
- 开元盛世 / 096
- 末日突厥 / 105
- 嫉贤妒能之自毁长城 / 125

第四章 三员大将

- 奔袭小勃律 / 132
- 北斗七星高 / 140
- 碎叶川 / 143
- 盛名之下 / 148
- 怛逻斯疑云 / 155
- 不是最后 / 173

第五章 勤王

- 马嵬坡下 / 184
- 灵武登基 / 192
- 收复两京 / 207

结亲 / 215

第六章 仆固怀恩

又到藏弓烹狗时 / 236

离家出走的尴尬 / 242

有家不能回 / 245

凉州惊变 / 249

解脱 / 253

风雨两茫茫 / 256

第七章 东西不相望

千年古道斗灵武 / 262

敦煌 / 264

摩尼教与九姓胡 / 267

以水洗血 / 270

交易 / 276

腾挪 / 280

平凉劫盟 / 282

第八章 旋轻捷如鹞

悟空 / 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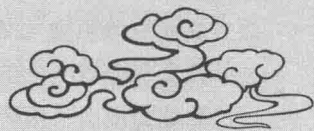
北庭争夺战之序幕 / 292

吐蕃之敦煌岁月 / 298

三国会盟之岱噶玉园 / 306

大事记 / 325

第一章 四面临敌



决战金山

西出阳关就是西域。

初寒冻巨海，杀气流大荒，暗雪迷征路，相逐去悠悠。

公元709年的冬天，冷，大雪封山。草原上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大雪飘后海风寒，年年移帐雾中天。

公元709年冬天的漠北，酷寒，即使是被牛粪烧得热烘烘的大可汗金帐还是冷，冷在大可汗默啜的心里，那是压抑的窒息。

默啜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大唐天子中宗皇帝李显正在统一调动黠戛斯、突骑施两部，会合三受降城以及北庭的汉军精锐，不日将会猎漠北。

自从中宗皇帝复位登基之后，默啜就逐渐感觉到了从塞内传来的压力，尤其是张仁愿在漠南建造了三座受降城之后，这种压力就变成了切切实实地存在。别的不说，听听这个名字就恶心。只不过默啜没有料到中宗的动作会这么快、这么猛、这么狠。

匍俱（默啜子）、默矩（默啜侄）、阙特勤（默啜侄）、阿史德元珍、噉欲谷……望着手下这些良将、猛士、智者，默啜的内心有些踌躇。局势是紧张的、危险的，唯一能让默啜感觉到一点点欣慰的是，默啜手里还掌握着突骑施钦化可汗的弟弟遮弩。

遮弩刚刚叛逃到后东突厥汗国。

人心不足蛇吞象。前一段突骑施与朝廷斗智斗勇，遮弩冲锋在前，现在却落得享受在后。哥哥婆葛被任命为十四姓可汗，赐名守忠，遮弩仅仅被赐名守节。

脏活、累活，遮弩自认为干了不少，胜利的果实都装到了哥哥的口袋了。这个结果让遮弩难以忍受。叛逃后东突厥汗国，借助默啜大可汗的力量来夺取失去的权力，就成了遮弩自做聪明的选择。

遮弩的叛逃使默啜掌握了突骑施的虚实，“闪击”两个字在脑海中灵光一现。闪击突骑施，遮弩正是最好的带路人。

“先打黠戛斯！”

沉默半晌的噉欲谷给出了标准答案。

“翻越曲漫山（西萨彦岭），就是黠戛斯的牧场。”

南下，有三大受降城的阻碍，很难找到便宜；攻击突骑施，就要面对安西大都护与北庭大都护的汉军；只有偷袭相对偏远的黠戛斯才最安全。唯一要克服的障碍也许就是满天的飞雪，以及草地上、山沟里丈余深的积雪。

“这个季节，翻越曲漫山（西萨彦岭）的路早就被大雪掩埋了，如何能过？”不知谁嘀咕了一句。

“找个向导。路，总是会有的。”噉欲谷毋庸置疑的口吻感染了众人，血管里冰冷的血受到激荡之后似乎再次沸腾起来。

在阿热人向导的引领之下，突厥人踏上了西征之路。噉欲谷作为大军前锋，平雪开道。

踏过冰冻的塔米尔河，蹒跚在哈内河谷（乌哈—桥卢托伊山与塔尔巴加泰山之间），绵延的台尔希河将突厥人指引到了塔尔巴加泰山脚下，牵着战马、抓着树枝、手攀脚蹬，登上了陡峭的山岭。

眼前是一片平坦的缓坡，缓坡地尽处是一个大“雪障”，唐努乌拉山脉。历经十日十夜的艰苦行军，突厥人绕过了雪障，却遇到了另一个问题，迷路了。

更加遗憾的是，愤怒之中的默啜可汗将向导送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汗变得愈加焦虑不安。

进，不得；退，不得；正是左右为难的关键时刻。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也许老天爷不想让后东突厥人的壮举夭折，出去探路的哨兵居然发现了一条自北向南延伸的河流。后东突厥人沿着河流一路向北，在苏尔山口穿过西萨彦岭以后，来到了阿热向导提到过的阿尼河。

阿尼河“发源于西萨彦岭，向西南流入阿巴根河”。根据阿热向导之前的介绍，“通往阿热人的道路在阿尼河旁，这条通道窄得只容一匹马通过”。也许在这里，后东突厥人再次遇到了阿热人，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也确认了前进的方向。

后东突厥人已经误打误撞来到了阿尼河的上游，顺流而下进入阿巴根河流域，就可以找到游牧在阿巴根河流域、叶塞尼上游的黠戛斯。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后东突厥人来到了篝火点点的、寂静的黠戛斯营地。梦中的鸟语花香、嫦娥奔月，很快被冰冷的长矛、炽热的火把击得粉碎。留给黠戛斯人的似乎只有惊醒的噩梦、带血的朝阳。

杀了黠戛斯可汗，降服了黠戛斯余部，后东突厥人再次踏着一矛深的积雪走上了归途。当后东突厥人回到大草原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夏天了。

蓝天、芳草并没有给后东突厥人带来想象中暖洋洋的喜悦。刚刚回到汗国的西部，大可汗默啜就得到了三个坏消息。

默啜的老婆、汗国可贺敦去世了。丧妻之痛让默啜心如刀绞。众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自己的大可汗。想来想去就是一句套话，化悲痛为力量。看起来也不得不化悲痛为力量了，另两个坏消息让人更加心焦、更需要力量去承受。

中宗皇帝已经正式下诏北伐，数路大军合计八十万，让默啜目瞪口呆。简单算算就是俩儿打一呀。悲痛瞬间就被化去了，那是吓的，默啜只是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将从何而来。

更坏的消息是，突骑施的钦化可汗婆葛已经率领十数万大军东进。突骑施人已经东进到了博勒济尔河流域的雅尔平原（今哈萨克斯坦乌尔扎尔），依山傍水扎下大营，与北庭的唐军形成了犄角之势。

现在的局势不是危险了，而是一触即发。如果不是偷袭了黠戛斯，现在就是三面受敌了。默啜可汗把大营扎在了金山（阿尔泰山脉）之东，虽然是两面受敌，也是无可奈何之举。

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默啜与手下的干将们产生了分歧。

打，是噉欲谷历来的选择；打，也符合后东突厥人的心气，刚刚获得远征的胜利，那叫斗志昂扬。

打，却让默啜可汗颇感踌躇。胜利固然让人向往，默啜可汗更关注的是谁来享受胜利的果实。是显示噉欲谷的聪明、贤德？还是体现默啜可汗的英明、睿智？默啜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成就属于自己的辉煌。

大军主力留在金山，默啜决定以奔丧为由返回漠北的牙帐。

默啜任命自己的儿子匍俱为西路大军的统帅，留下默矩、阙特勤、阿史德元珍、噉欲谷等众人辅助匍俱。

“贤明的噉欲谷率领这支军队吧，用你的智慧作出你的判断。”

噉欲谷，偷袭黠戛斯的功臣，被默啜可汗高高地捧了起来，留下众人一脸的敬仰，默啜拔马东归。

发丧举哀，少不了一泣一血，悲声一片。默啜也在紧张地整理着自己的思

路，如何对付中宗皇帝，默啜还真没有适用的经验。敢于动刀子的人是不好对付的。还未等默啜谋定而动，从塞内传来的一个个消息惊得默啜真魂出窍，喜得默啜乐开了花。

峰回路转。

公元710年6月2日中宗李显驾崩于神龙殿；

6月7日十六岁的太子李重茂登基，据说大权落在了当朝韦太后手中。

据史书记载，韦太后有效仿武则天之志，中宗的小女儿安乐公主也有当女皇之愿。中宗就死在这一妻一女之手。至于真相到底如何就无法深究了，因为真正的阴谋家马上就急不可耐地登场了。

6月20日相王李旦的儿子李隆基联合姑姑太平公主了发动政变，辅立父亲李旦登基称帝，继嗣皇帝李旦也奇迹般地复辟了。韦氏母女的莫须有罪名已经无足轻重了。

三天后，排行第三的李隆基以辅立大功被立为皇太子。据说李隆基的政变被定义为正义的、符合历史潮流的、革命的行为，这就是胜利者的自吹自擂。我们看到的是睿宗李旦复位之后，朝廷的对外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宗苦心经营的北伐大业付之东流。当然，我们能看到的默啜也能看到，也许看得更清楚。

一系列人事变动使默啜看到了希望。一朝天子一朝臣，也无可厚非。令人遗憾的是调走的都是中宗一朝主战的边将，调上来的自然是不同派系的。朝廷内也挺乱，有太平公主，有太子李隆基，还有皇帝李旦。

当年九月，默啜的死敌、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以年老退休，换上了比张仁愿更年老的唐休璟。唐休璟履新之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解决三个受降城人浮于事的现象，历时一年裁减汉军将士十万余人。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朝廷要改弦更张了。如果说这个变化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在西部的变化就能说明一切。也就是同一时期张玄表出任安西大都督。

这个张玄表不知是走了谁的门路，后台挺硬，胆儿还挺大，敢想敢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吐蕃人大打出手。同时，在姚州方向摄监察御史李知古也对依附吐蕃的各少数民族下了手。不仅击之、降之，设置郡县，还要重税之，这就过了。这就是不怕事儿大，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仅搞乱了局势，把自己也搭

进去了。

中宗时期全力对付后东突厥汗国的国策被彻底颠覆，战略方向大调转。

也许根本就没有方向。朝廷与吐蕃的和平共识被打破了。吐蕃人的反击也接踵而至。所不同的是吐蕃人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低姿态，温柔一剑也是穿心一剑。据说吐蕃人贿赂了护送金城公主入藏的鄯州都督杨炬，希望将“河西九曲”之地作为金城公主沐浴之所。

这个理由说得过去，这个地方说不过去。

“河西九曲”就是现在青海贵德、贵南一带黄河曲流之处，古时称大小榆谷。北面是黄河，西南是青海湖，水草丰盛，又得鱼盐之利，是个肥得流油的地方。正是杨炬的管辖范围。

就这么块肥肉，杨炬居然上书为吐蕃请命，作为朝廷轻启战端的补偿。朝廷居然也就同意了。吐蕃人很快就在此地建桥、筑城，设置独山、九曲两军驻守。从此在河西之地双方攻守易势，朝廷只剩下招架之功。

如果说这都是睿宗的主意，显然不恰当。睿宗是一个没有主意的人。有了事儿，先问妹妹太平公主，再问太子李隆基。得到答复之后，再盖章。这活儿倒简单，省事儿。这说明了三个问题，太平公主的分量很重，遇事先问太平；其次，睿宗期望搞个平衡，自己也好居中协调；进一步也透露了太平公主与太子的尴尬关系。

朝廷释放出来的混乱信号折射出了朝政的紊乱。各吹各的号、各打各的锣。最引人注目的毫无疑问就是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的斗法。

李隆基成为太子既是众望所归、人心思定，也是李家兄弟对政治现实的确认，更是李隆基自我运作的结果。李隆基掌握了禁军，尤其是玄武门的禁军，这就是实力。而太平公主在朝内也是树大根深，姑姑与侄子之间不可避免地展开了权力游戏、心力的碰撞。朝廷内的这种混乱，给了默啜可汗一个腾挪的机会。

试探！

当年年底，后东突厥人控制的奚、霄等部落，南下唐境。从渔阳入塞，一直南下到庸奴，之后回师从卢龙塞从容而去。显然幽州都督薛讷不在状态，竟不能胜之，追之也不及。主战派之一的薛讷犯了这样低级的错误令人难以置信。幽州都督是不能再干了，不久转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

一个小小的试探产生了异样的结果，让默啜喜出望外，时代确实不同了。

第二年正月，默啜派出使节再次求亲。求亲的小把戏，默啜玩过很多遍，这一次玩儿法稍有不同。不再娶儿媳妇了，也不再嫁闺女了，默啜要续弦。

这么重大的事儿，自然还是要看太平公主、太子李隆基的意思。两个月以后，答案出来了，准，以宋王成器女为金山公主，嫁之。

再次和亲，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仔细一想，和亲是当下朝堂内各方的共识。求亲使节来到长安的时候，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已经针尖对麦芒了。

“国家危则先有功”再也不是选择太子的先决条件了，太平公主开始鼓吹立长、立嫡。太子李隆基有点锋芒必露了，挡了太平公主的道。内斗一起祸乱不止啊。这个当口与默啜开仗实在不是合适的时机。一旦对方掌握了兵权，那还了得？

十一月，御史中丞和逢尧前往漠北，具体商讨和亲事宜。和逢尧与太平公主的关系可不一般，这一次也是有为而来，和亲只是一个小任务。公元710年年底，这个时间点正是太平公主攻势正盛的时候，废黜太子的传闻满天飞。如果和逢尧能够建立更大的功勋，无疑会增加太平公主在朝中的分量。

还未等和逢尧绽开三寸不烂之舌，默啜先来了个下马威。

“诏送金缕具鞍，乃涂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虽得公主，犹非实，请罢和亲”，也就是说，和逢尧送来的金鞍不是纯金的，而是银胎镀金的，假冒伪劣，这就是轻视大可汗。

行了，不用谈了。默啜的迎客使甩袖而去。

要说默啜真是玩儿阴谋的高手，轻轻这么一推，以退为进，都这时候了还要试探朝廷的底牌。和逢尧准备好的一大堆说辞都没用了，不过也不含糊。

“鞍者，安也，管它金的、银的，也就是讨个吉利。默啜是想娶公主哇，还是娶金子？”

“不寻常啊，出语不凡。”

默啜也也不得不敛容相待。和逢尧确实与众不同，不卑不亢，既不像阎知微那么无耻，也不像田归道那么刚直不阿，算是比较中庸，说话还挺风趣。是个对手。

接下来该和逢尧忽悠了，“天子昔为单于都护，思与可汗通旧好，可汗当

向风慕义，袭冠冕，取重诸蕃”。

和逢尧这就给默啜划下道儿了。和亲，没问题，但是得袭冠冕，这是当年隋炀帝都还没答应启民可汗的东西，今天直接就端给了默啜。拿出点合作的诚意吧。没成想默啜连一点拒绝的意思都没有，好。从谏如流、从善如流，紫袍冠带、南面再拜。这就等于重大的科研成果了。自从反出天朝之后，后东突厥人啥时候这么低三下四过？

一个是默啜心里真有事儿，一个是和逢尧也真抛出了诱饵，取重诸蕃。“处密、坚昆闻可汗结婚于唐，皆当归附，何不袭唐冠带，使之闻之。”

这就等于公开的出卖了。突骑施还在阿尔泰山脉与后东突厥对峙，这边已经开始撤梯子了。听得我们心有点凉啊。

和逢尧可不是信口开河，这也是朝廷的共识。去年年底，谏议大夫宁原悌给睿宗皇帝上了个《论时政疏》，说得非常清楚。“高壁藏威，待兵观变，因二虏之相持，擅渔夫之厚利”，就是要收渔人之利。

有点不仗义、不仁义，突骑施东进那是奉了中宗皇帝的指令，现在人走茶凉、人亡政息，让人不觉心寒。虽然说从兵法上讲有点道理，作为国家可没这么干的。

尤其是默啜，明摆着是在玩弄手段，还要听之任之，李唐朝廷似乎有点傻。当然了朝里也有明白人，魏知古对默啜的本质就认识得很清楚，只不过良言不合时宜呀。朝廷正在内斗，哪有心思干正经事儿。

就当前的局势，默啜的主力在西部与突骑施对峙，如果朝廷能够实施中宗的计划，默啜立即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在西部的的主力如果不回援，那就会被分而治之，一点一点地被消灭；如果回援，正好被突骑施赶了鸭子，北庭的汉军再在半路劫杀，局面应该比较理想。这也是为啥默啜的姿态一直比较低，让干啥就干啥的根本原因。

磕个头、作个揖、换件衣裳，这都是小事儿，顶多是丢个面子。

这样的消息传回长安，却是大功，不费吹灰之力就降服了强敌，太平公主的功劳簿上就增加了一笔；这种消息传到阿尔泰山前线，后东突厥将士们又得欢呼雀跃，大可汗妙手空空就搞定了朝廷，接下来就是适时出征，扫平眼前的强敌。

出征的命令却一直没有下达。命令倒是有：持重，别让敌人钻了空子。相比之下，默啜的亲事倒是紧锣密鼓，两边的使节不断，看得众人直眼晕。上了年纪的噶欲谷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了。一个直接的反应就是默啜腐化了，美色如刀哇。到年底的时候，默啜的儿子杨我支特勒在和逢尧的陪同之下前往长安，这就说明大势已定。

在承天门设宴款待这位王子，还把公主请出来见了一面。“看看吧，这就是你后妈！”

看得杨我支特勒心里这个腻歪。金山公主是宋王成器的女儿，成器就是睿宗的大儿子，也就是说金山公主是睿宗的孙女。估计金山公主比杨我支特勒还小不少，关键是辈分太低了，见人小一辈。这个哑巴亏吃大了。这种消息、这种解读一旦传到前线，估计将士们就不再欢呼雀跃了，噶欲谷也不再怀疑自己了，怀疑自己的大可汗了。更让噶欲谷勃然大怒的是，大可汗默啜私下里面还有小动作。

默啜暗地里给阿史德元珍去了封信，让元珍小心噶欲谷，别让这个老头乱动，这个老头太危险。不知道噶欲谷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反正各有各的门路，都是搞情报的老手，谁能骗得了谁。

大可汗与智者之间有了齟齬，很出人意料。

从公的方面说，双方对局势的认识有差距。噶欲谷是以强硬著称的，打，只有击败面前的突骑施，后东突厥人才有出路。估计默啜也同意这个判断，关键是能打过吗？一旦打成胶着战，北庭的汉军驰援，噶欲谷手下的部队就相当危险。别看现在和亲的事儿谈得热火朝天的，到那个时候，很可能朝廷就会给默啜一刀。一个连盟友都能出卖的对手什么事做不出来？默啜的主要想法就是持重，等待突骑施出错。

从私的方面说，默啜也不希望西路军能在噶欲谷的领导下获得大胜，尤其是不希望默矩、阙特勤兄弟二人再立大功。这不仅涉及大可汗的面子、权威，还涉及下任大可汗的人选，继嗣问题是大问题。默啜是接了哥哥的班，当年两个侄子还小，现在都长大了，而且怎么看怎么比自己的儿子强。传位给侄子，心不甘、情不愿；传位给儿子，又怕众人不服，难啊！这个时候如果对突骑施开战，立功的显然还是默矩、阙特勤兄弟。

掂量来、掂量去，持重最合适。

前线的噉欲谷等不起了。师老无功，双方已经对峙一年多了，僵局终将被人打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以求一逞。噉欲谷下令部队开拔，默矩、阚特勤兄弟义无反顾地跟在了噉欲谷的身后。这就是违令，在前线总司令匍俱不知情的情况下，噉欲谷选择横挑强敌。

盲目吗？也许不是。

突骑施也是师老无功，兵疲而懈，也许一战正当其时。

“我们翻过毫无通道的金山，跨过毫无渡口的曳咥河，我们在夜间派出一支突袭部队，黎明时分抵达博勒济。”

在博勒济噉欲谷接到了探报，“有支十万人的部队已经在雅里斯平原上集结起来”。

这个消息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噉欲谷是抗命起来，并没能带来所有的部队，与十万人的对手决战超出了众人的想象。

“我们回去吧！”

“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丈夫要识进退之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都是兵法！

“我们远道而来，翻越金山；

我们远道而来，渡过曳咥河；

上天、乌迈女神、土、水的神灵显然帮助我们克服了困难；

我们为什么要逃跑？

人多难道就可怕吗？

人少难道就一定要失败吗？

来吧，孩子们，去战斗！”

噉欲谷晃了晃手中的长矛，飞马扑向了附近的突骑施营地。毫无疑问，胜利属于被激发起来的后东突厥勇士。

真正的考验在第二天来临。突骑施的勇士们像火一样地冲向了来犯的后东突厥人。这是草原上屈指可数的大战。人数占优的突骑施人显然主宰了战场，左右两翼的数量是后东突厥人的一倍。

这场大战在突厥人的几个纪功碑里都有描述，但是都没有交代为什么赢了。

从事后的发展我们知道，突骑施有黄姓、黑姓之分。虽然正式分裂是从这一战之后开始的，但是这种区别应该是早已存在的。也就是说突骑施人很可能分营而居，这也符合兵法，互为犄角。相应地，噶欲谷也分了兵，噶欲谷亲自攻击突骑施大可汗婆葛，默矩、阙特勤兄弟攻击突骑施黑姓。

分兵、人数劣势、双方列阵而战，种种不利，突厥人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实际上人们都忽略了后东突厥在西部前线的总指挥匍俱以及阿史德元珍。很难想象匍俱会坐山观虎斗，很可能的结果是匍俱尾随而来，在关键的时间点出现在战场上，彻底打破了突骑施的防线。

婆葛阵亡，黑姓突骑施头头被擒，其他的叶护、各级小干部就更不用说了。突厥人也付出了代价，阿史德元珍死于此役。这个时间点应该在公元712年的元月左右。朝廷的失策毁了突骑施。很难想象此时此刻战败的突骑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会有人还像婆葛一样地忠于唐室吗？我们不得不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下面回过头来看看李唐这个渔翁在忙什么。

后东突厥与突骑施开战正是朝廷期望已久的事情。消息传到长安的时候，金山公主正准备出塞，于是历史上出现了以下的记载。

“命皇太子送金山公主往并州，令幽州都督裴怀古节度内发三万兵赴黑山道，并州长史薛讷节度内发四万兵于汾州迎皇太子，右御史大夫朔方大总管解琬节度内发二万兵赴单于道。太子既亲征，诸军一事以上并采取处分，按以军法从事。”

三军加在一起是九万人马，显然这不是送亲的规模。这就是以送亲为幌子的一次偷袭，朝廷真想做渔翁。很可惜，突骑施败得太快了，此事不了了之，没有掀起任何波澜。即使败得不快，朝廷的现实也不允许太子李隆基亲率九万大军北征。

公元712年年初太平公主风头正盛，“宰相七人、四出其门”，正是“景云即立、归妹怙权”。太子李隆基的人贬的贬、升的升，脱离了主战场。北伐，也许是太子急中生智的一招，也是名正言顺，更可以借机把军队抓在手上。如果能获胜的话，那就更是沙里淘金了。只不过这一切都难以逃过太平公主的法眼，想阻止的话有很多理由，也许北伐的动议就此夭折。

内讧，耽误多少事儿？！

值此微妙之际，睿宗皇帝李旦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平衡木玩得不错。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睿宗在历史上是有一号的，“三为天子、三让天下”。胸怀呀。估计每一让都不是那么情愿。再笨的人也知道当皇帝的好。能体会到当皇帝之难的那就不是一般的聪明人了。

睿宗皇帝还是有些恋战，说不恋战那是假的。朝局就这么维持着，希望睿宗的平衡木技巧不断进步，否则总有失衡的那一天。可是有些事情是等不得的，噉欲谷一战灭了突骑施，刚刚有点秩序的西域又是一片混乱。这只是变局之一，更让朝廷心焦的是大食屈底波东进的步伐已经不可抑制了。

赶走泥捏师的第二年，屈底波趁着安国内乱的时候，兵发安国。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据说安国老王去世之后，由太后监国，王储靠边站了。也许是受到了女皇武则天的感染，这位老太后也是死死抓住大权不放。这就是一个俗不可耐的权力之争。屈底波乘虚而入，一座安国名城化为废墟。

也许这一暴行激怒周边各国，连比较远的拔那罕也发来援兵，同仇敌忾。屈底波看看无隙可乘，悻悻领兵退去。这是河中各国对抗大食少有的胜利，欢庆之后，各自引兵回家。没成想屈底波杀了个回马枪，一战而定。

尚未散去的各国援军，被屈底波打了个稀里哗啦，屈底波大肆劫掠而回。也许康国国王就在这一役阵亡，之后国人拥立突昏为王。突昏于公元707年六月遣使长安，毫无疑问这是求援来了。估计还未等朝廷作出啥反映（也不可能有啥动作，当时中宗的主要注意力是漠北的默啜），屈底波已经再次攻入安国，突昏也不得不再次驰援。

毫无悬念屈底波再次在野战中击败了康国援军，连突昏也带了伤了。获胜之后，屈底波不打安国了，挥师东进，围攻康国的国都飒秣建城。这一次突昏真正意识到了双方的差距，请降。

简而言之，河中各国面对屈底波的攻势一筹莫展。要说没有还手之力那是瞎话，只能说是乏力。屈底波虽然能够强力征服，但是也没有办法强力占有，可行的办法就是扶植傀儡政权。在不改变王统的前提下，向大食称臣，然后收税、宗教的转变逐步提到议事日程。

进入公元709年的时候，朝廷与突骑施的矛盾已经圆满解决了。突骑施受

命运征后东突厥汗国。也许是这个消息鼓舞了河中各国，首先发生变化的是康国。突昏投降大食显然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可，“是岁，为国人所杀，立曹王乌勒伽为康国王。”曹国、康国、米国，三国同宗，曹王也是可以继承康国王位的。乌勒伽成为康国王让米国国王毕瓦什提契很不爽，也自立为康国王，两人同时遣使长安请求册命。这就是态度、这就是民心。

以朝廷现在的情况远征大食显然不现实，但是对大食的东进事业也不能不闻不问。朝廷的选择是册封，同年，朝廷册立乌勒伽为康国王、毕瓦什提契为米国王。这就是试图统合昭武九姓的实力，一致抗战。昭武九姓，康国最强，朝廷要把康国树立为河中的领袖，抗衡大食的中坚。

可是真正掀起大波澜的还是曾经入质大食的吐火罗宰相尼查克。709年尼查克从大食逃亡回到了吐火罗，看来大食的监狱系统比较稀松。尼查克回国之后，聚众起兵，周围的很多小国都依附在尼查克的周围，一个反大食联盟若隐若现。屈底波遇到了上任之后的第一个挑战。

强力征服遇到了挑战，屈底波决定分化瓦解、收买。先让弟弟拉赫曼前往吐火罗，控制了吐火罗王阿史那都泥利，别都反了。然后使者们带着金银财宝前卫河中各国，谈判。金钱的威力还是无穷大。尼查克的阵营瞬间瓦解，自己也于710年被杀于克尔兹。短短一年的时间，风云变幻也太快了。

解决了尼查克，屈底波再次领兵北上康国。

“臣等六破贼军，臣等兵士亦大死损，为大食兵马极多，臣等力不敌也。臣入城自固，乃被大食围城，以三百抛车傍城，三穿大坑，欲破臣等国。”

乌勒伽在这封求援信中详细地描述了战争的经过，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大食的兵锋如此之盛。大食人也是高技术兵种，仅仅抛车就三百乘，很可能还有攻城的冲车。乌勒伽尽了力，六破贼军，也就是与大食人进行了六次会战，力尽而败，没有什么耻辱的。只是求救信是石沉大海，空留一段悲凉。

乌勒伽苦守孤城的时候，噉欲谷已经完成了横扫突骑施的伟业。

噉欲谷一战定乾坤，接下来自然是宜将剩勇追穷寇，马走泥丸、风卷残云，西突厥十姓不服的都被收拾个遍。这些年积攒下的家底都孝敬噉欲谷了。噉欲谷也是立功自赎之旅。战场抗命在哪儿都是个死罪，不立点大功没法过关。

西域的局面确实很混乱，被击败的西突厥十姓纷纷自寻出路，几家称帝、